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大馬扁

第一回 康無賴館堂出奇醜 繆文豪京邸著新書

詩曰：紛紛世事似殘棋，末路天涯最可悲；
保國保原是假，為賢為聖總相欺。
未諳貨殖稱商祖，也學耶穌無教師；
君死未能從地下，賜環何日更無期！

兄弟想你們也看過《東周列國演義》的了，那呂不韋曾問他侍妾趙氏道：「扶立一人為王，其利何如？」因當日秦王把太子王孫異人為質於趙，呂不韋見了，謂王孫異人是奇貨可居，這一句話今日人人能說的。誰想今日還有人抱一個皇帝當是奇貨可居的，這就奇了。而今且說出那人是誰？就是清廷當他是一個大大欽犯的，那人姓康名有為號長素，論起他的名字，盡有個原故：那有為二字是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之意，那長素二字因孔子稱為素王，他就要長於素王之意。就他的名字想起來，可見姓康的人格。初時想做皇帝要改為名字，後來量自己做皇帝不來，就要做聖人，因此稱為長素。說書人且慢慢說來，看他配做聖人不配，就明白了。閒語少說。

且說康有為本廣東省南海縣西樵人氏。他父親名康贊修，是個舉人身分，因為出身做官，在縣裡因事替清廷盡忠死了，清廷就賞了康有為一個廕生。他有位族中兄長喚做康有濟，那一年竟進了邑庠，就合族慶鬧起來。那康有為本最好自誇的，奈這時讀了□來年書籍沒點長進，偏是康有濟反得個生員回來，心中頗覺羞愧，便認真在八股裡頭做點工夫。奈應了幾次童試不能獲售，就是府縣試也不曾前列過一次，肚子裡好不抑鬱！自付天天自誇自大，若科場不得志，盡會被人識破的。就轉過一點法子，說稱自己是不考小試的，將來時來運到，就不難進身了。但口中雖如此說，究竟不能令人輕信的。左思右想，明知自己工夫不大好，但口裡斷不能認一句不好的，便更要尋師求學，好為應試之計。因一日求科舉不得，便一日心裡不安。

恰那年從學的那位老師姓朱名次琦，別字子勤，在九江本籍授徒。那朱次琦本是一個進士，曾任山西襄陵知縣，辭官後，已設帳課學多年。論起朱次琦那人，實是個道學先生，所以一切館規，倒與尋常不同：凡衣服不能穿綢緞，非父兄請假不能出進，很是嚴肅的。那康有為是個狂蕩之人，哪裡受得這般管束，故初時惟買通館童偷自出去，或夜裡不在館歇宿，就把牀子放下帳子，又把鞋子放牀口地上，好欺騙朱次琦。朱次琦哪裡懂得他的詭秘，所以康有為就掩飾了數月，但畢竟不能自由。正要逃學而去，猛然想起那朱次琦是有名的道學，若從他三兩年，盡增些名望，他日可以對人稱聖稱賢。因此便勉強忍耐，自己反裝起道學來，改穿兩件布衣，登一對布鞋，扮得□分樸素，行動也裝作平正，言語也裝做端方，連同學的房子也不進去談天。又天天拿著本書，亂哦亂讀，好像□分勤學一般。看官試想：康有為這些人，放蕩慣了，一旦如此，不知挨了無數辛苦，志在博個虛名。恰到那年又是小試之期，同學的倒紛紛前往應試，單是康有為不去。朱次琦見得他可異。因九江離西樵不遠，早知康有為因求名不遂，已悻悻不樂，今忽然不願應試，料知他必有個原因。原來康有為為自己誇張好文學，若仍不獲售，更為失羞，故不如自高自大，裝造不考小試，就是這個原故。當下康有為在朱館念了兩年書，便出來到省城居住。

到了次年已是鄉科，本來他是個廕監生，盡可考進才應鄉舉，他卻自付，南闈由監生中舉的額數很少，料自己斷不能取中，不如走赴北闈應順天鄉舉，還易一點。便打算籌備費用入京。唯往返及應試使用，統通算來，盡要數百金才得。他自己是不名一錢的，如何去得，惟有向親朋借貸。又想，自己縱然要應北闈，亦不宜對人說，因防不能中舉回來，為因從前誇口，不免被人恥笑。是以這回入京，總須秘密，中得時好對人說。若不能中舉，就認沒有赴應北闈便是。只是要個人借款，究借什麼名目才好？想了想忽得了一計，分頭向親朋借貸，或三二□元或一二□元不等，只說有事應用，並不說要籌程費。果然尋著□來人借了，湊成三幾百銀子，不動聲色，附輪往北京而來。先到南海館住下。

這時廣東赴北闈的原有千數百人，康有為要擺自己架子，不免矜奇立異，凡有向他請問名姓的，他只說一個康字，便不說不去。又有問他道：「你只說一個字，誰知得你的名字呢？」康有為道：「我提出一個康字，還不識我嗎？」各人聽得，都道他荒謬，就拂袖去了。因此上凡識得他是康有為的，都不屑與他說話。那康有為又因京城裡許多同鄉京官，自己恨不能巴結上一名舉人進士，只是個廕監生，實在失色。於是逢人說話，就稱自己是康布衣，並不認是廕生。又有問他：「因怎地要稱布衣的？」康有為道：「我是不屑做官不屑求名的，就要自稱布衣。」各人聽得，暗付他明明是到來赴應北闈，如何又稱不屑求名？真是奇怪！有些忍不住的，就駁他道：「你說不屑求名，你這回因何又來赴應北闈呢？」康有為道：「我並不是來應北闈，不過是來京遊玩的罷了。因我若要求名，不知中學中進士入詞館幾時了，還待今日麼？」各人聽了，又見他言語真不入耳，自此更不與他相見了。康有為為見人人鄙厭自己，便更裝成獨立不羈，好像廣東全省的人，倒不配與他交處一樣。

那日合當有事，正廣東會館祀魁之時，大小官員倒先後到了。那康有為欲乘這個機會出個驚人手段，便預早到了。先到大堂，踞了上座。凡有到來的，他卻置之不理，亦不招呼，只煌然高坐。不多時，侍讀學士李文田到來，突見一人在大堂踞了上位，卻不認得是康有為。惟人叢中許多認得他的，倒竊竊議論。李文田以為他是別省什麼佳客，急拉一人至僻處問個底細。卻答道：「什麼佳客！他不過是廣東人新到來取應北闈的，名喚康有為便是。」李文田心中大怒，正要扯他下來，忽報吏部侍郎許應麟來了，一切都肅立恭迎，李文田也並出來迎接到裡面。本來這個上首位正是許應麟坐的，李文田便直向康有為道：「這個座位卻不是你應坐的，快些下來，免至出醜！」康有為道：「天下達尊三，爵一、齒一、德一，任你如何老成，我先人為國盡忠，故我也是個難（灰）廕生，又有德之人，三達尊我有其二，盡該坐這位，你不必多管！」李文田正欲答言，旁邊先有一位駁他道：「你昨天才說是不屑求名的自稱布衣，今天又誇自己是廕生麼？」康有為已滿面通紅，不能答語。李文田又道：「這裡是北京，是朝廷所在，朝廷莫如爵。這廣東館又是同鄉聚集地，論鄉黨又莫如齒，你是無爵無齒之人，若有德，待你真能輔世長民時再說罷了。」康有為更不能答，那些鄙他的便一齊扯了康有為下來，然後分坐以次行禮。

那康有為這回當場出醜，更不敢再留在廣東館。快些急步跑出來，垂頭喪氣回至南海館裡。閉上房門，翻身躺在牀上，覺這一口氣非同小可。自付道，不過因姓許的是個侍郎，他們就巴結他，要扯自己下來，讓他坐去。在大庭廣眾之中，如此沒面目，怎好見人？因此反恨李文田不已。但究竟無可如何，整整在房子裡兩天也不敢出來，連飯也不敢吃，只在房子裡吃些乾糧充饑。才兩天，連乾糧也吃盡了。難道自要餓死？才勉強開門出來，仍低頭俯首，不敢像從前傲氣。偏那些同寓的人又說三說四，要來嘲諷他，個個把《孟子》書「朝廷莫如爵」三句當唸書一般。又有些說道：「布衣耶，廕生耶？赴北闈耶，不屑求名耶？」你一言，我一語，氣得康有為有氣沒處伸。康有為自付如此受辱，料在這裡安身不牢。且自己說過不屑求名，又不認是到來應試，將來盡要入場的，豈不是令人知見，如何是好？那時欲要回粵時，又捨不得這場科試，好歹皇天庇佑，要中名舉人。若不回去，怕入場時既被人譏諷，若不幸名落孫山，那時更自難堪。想了又想，沒奈何，把行李遷至朋友處，然後進場。

已非一日，已是場期，康有為便檢執了考籃，進場去了。一連進了三場出來，凡所作的文字，自然心裡自贊。有時向人說及場裡文章，就自誇道：「可惜順天鄉試歷科解元都是直隸的，若不然，我這場文字還不中解元麼？但雖不得解元，亦盡中五名前的了。」這等話逢人便說。自出場後，天天望開榜，更心裡形容開榜中了怎麼樣？簪花拜客怎麼樣？回籍謁祖怎麼樣？好似賭仔望贏彩一般。不提防到了開榜之期，那康有為就整夜不睡，聽候報喜。不想自第六名起，直至榜尾，總沒自己名字。朋友見的因日前他太過誇口，到時也不好意思，只得慰道：「還有經魁五名，盡有分兒的。」康有為道：「不差，我這回定然是經魁的。」及到天明，不特沒康有為名字，連一個康字也沒有，康有為好不大失意，忽轉念猶望得一名副榜也好，誰想連副榜也不見己名，一場掃

興！雖不中也不打緊，奈自己日前誇大口，皆由望中舉人之心熱度過甚，到這時更自無味。正要收拾行李回去，忽憶起自己來時，在廣東並不認是來赴北闈，若急切回去，怎能避得赴北闈之名？不如暫留京城也好。唯留在京裡，凡是廣東人都不願與自己相交，不如結交些外省人，不識得自己底蘊的更妙。

便央人介紹，要結交外省的人。恰可那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翁同龢正提倡《公羊》學的時候，因翁大學士是個上書房師傅，毓慶宮行走，故在軍機裡很有權的。一切京官倒趨風氣，要講《公羊》，一來望升官，二來望放差，自然要迎合翁同龢的意旨。凡在翰苑人員，什麼公羊婆羊之聲不絕於耳。就中最著的如王仁堪、文廷式、姜劍雲、繆寄萍都在翰林院裡算一時大文豪的。康有為細想王仁堪曾任廣東主考，文廷式又在廣東住了□來年，料不曾聞得自己名字，必瞧自己不上，不如結交姜、繆二人罷了。便親自悄悄走往琉璃廠，先買了一部《公羊》回來，不分日夜，看了兩天，便攜名刺往見繆寄萍。原來那繆寄萍最好結交文士，凡文士到來，無不接見的。當下接進去分坐後，先通了姓名，康有為說幾句寒暄話，就趕速說到《公羊》去。那繆寄萍見康有為要說《公羊》，已見得奇異。惟康有為正新近看了《公羊》，自然說得一二，繆寄萍更大發議論說起來，康有為又隨他口氣來說，繆寄萍不勝之喜，便拿了一部自撰的原稿出來，面上寫著是《新學偽經辨》五個字，交康有為看，隨道：「這是小弟新著的，要再勘然後出版，老兄請賜一觀。」康有為接著看了，覺內裡大意是尊重《公羊》，以左氏為非真的。自付道：若得此稿，自己出名字刊了行世，不患無名譽。便一頭看，一頭要計算賺騙繆寄萍之書。正是：

未得科名殊矢志，欲謀著述博能文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